

魏書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國志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

名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一本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

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

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仁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

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尙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



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  
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  
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  
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安  
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  
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尙書令封高鄉亭侯  
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  
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  
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  
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卽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諡曰

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  
尙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  
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

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微有名於晉武帝世至滎陽  
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  
有盛名

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  
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荆  
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膺天下名士



三國志 卷之三  
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諶爲司空掾  
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  
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  
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  
等無不造門 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  
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先賢行狀曰大將軍  
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  
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  
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  
之形象

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  
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  
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尙  
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  
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  
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  
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  
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一  
四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  
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  
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  
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遷爲御史中  
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  
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  
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木興仁惻而死者更  
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  
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剗剔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  
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  
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  
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  
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  
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  
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  
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眾議故且寢羣轉爲  
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杖名義不



三國志 卷之三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  
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  
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  
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  
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  
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  
羣與曹眞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  
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  
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  
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羣上疏

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  
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  
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  
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  
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  
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  
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  
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



轉運必見鈔載多畱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下抑制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



三國志 魏書三十一  
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  
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  
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  
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  
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  
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  
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  
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  
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  
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  
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  
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  
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  
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  
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  
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節



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啟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畱神卓然回意亦非

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爲國非爲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



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尙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一 魏書三十一 十  
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  
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秦計使秦  
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  
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  
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秦相對秦曰  
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  
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  
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  
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  
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

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  
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  
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  
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  
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  
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  
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  
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



胡奮王秘亦到卽與艾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旣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忝破王經封之狄道若

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脩櫓橫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忞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



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

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眾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

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

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眾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



荀顛曰立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耶後徵泰爲尙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邱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立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

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立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尙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



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  
謂曰立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  
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  
泰復發後言遂躡血薨 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爲  
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爲小  
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  
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  
案博物記曰太皞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  
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

漸小減時人爲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  
著勲前朝改封溫爲愼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  
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  
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  
爲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  
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



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立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爲孫策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劉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畱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爲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爲其內臣爲其外乃刳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尙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

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爲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



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爲周有五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爲丞相長史軍還復爲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爲尙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爲太子卽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卽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卽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

帝卽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尙書令明帝卽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尙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讚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旣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



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願君妻  
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  
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  
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  
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  
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  
以其罪罪之

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

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  
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  
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  
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  
平郡公

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  
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  
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  
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爲泰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爲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爲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爲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千命遷齊郡太守入爲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

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爲丞相東曹掾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旣踐阼爲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尙書明帝卽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



三國志 卷之三十三  
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  
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  
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舅  
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舅犯對曰臣聞繁  
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  
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  
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  
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  
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

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  
利也舅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  
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尙書徐宣  
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  
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  
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  
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  
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尙方令



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畱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畱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畱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籛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



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  
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

夏侯愔爲陳畱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愔怒執臻旣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畱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卽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

數日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尙書轉侍中吏部尙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卽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虵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



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畱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

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邱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



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  
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立  
宣指欲引臻入守尙書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  
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畱侯頤神不忘楚  
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薨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終於光祿勳烈二弟  
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  
亮輔政以權爲尙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  
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

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  
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  
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  
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  
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  
病去官作尙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尙書張  
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



爲尙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劔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脩墳墓并致薄醑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

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

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剗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旣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鬻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



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

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敢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眾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肆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鮪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  
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  
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  
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挺咸  
熙中欽爲尙書挺泰山太守

世語曰欽字子若挺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尙書僕  
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將軍開府 虞預晉  
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脩禮典  
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  
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

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  
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  
祭酒永平中爲秘書監挺及子皓志並至尙書志  
子湛字子諒温嶠表稱湛清出有文思 湛別傳  
曰湛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  
從事中郎琨敗湛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  
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  
孫過江妖賊帥盧循湛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觀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  
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



三國志 魏書三十一  
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  
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鑿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相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魏書

國志二十二

庚申三月初七日辰刻在秀峰寺小樓校得半卷卽踰陽臺登妙  
峰訪仰山寺由三家店回都翌日申刻乃得其畢

魏書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魏書五十五

三國志五十五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國志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  
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  
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  
雄豪方起至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  
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阽於死亡食貨志曰阽危

三國志

魏書

和洽



三國志 魏書 卷三  
若是注曰咄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曰  
臨危曰咄

存必讒慝問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  
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  
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  
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  
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  
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

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  
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  
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  
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  
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譏如此  
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  
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  
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魏國旣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



臣怒甚治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  
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缺望此  
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  
高祖竝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在屈竿二相恭順  
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  
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  
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  
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  
爲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  
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

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  
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  
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  
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  
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  
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  
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  
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  
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  
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



異同治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鬻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

悅武無壽古人之誠也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

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晉書簡侯子禽嗣

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尙書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

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立之爲人厚自封植疑然不

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尙書愍懷太子初立以

爲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

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

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尙書令

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醜有鑒識明帝時爲尙



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鞏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樞擯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尙也劭宗人青桐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桐門

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饗饗放流潔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於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搗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

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



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出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旣建拜尙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旣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

搗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搗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躅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



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爲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峇嗣爲泰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峇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

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



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丞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兒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

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



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  
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  
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  
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  
有先孰者呼後孰者言共食來後孰者答言不也  
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  
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  
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  
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  
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

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  
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  
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孺甚  
於暴骨桓魋石槨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  
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  
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  
芻狗該覽立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  
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  
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  
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



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狗墮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齕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

祖願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况魏朝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其吾將屍親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塹戒氣絕命二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墓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台台行風靡揚州治在其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



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音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畱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育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入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

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畱邊讓讓器異之後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



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賤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

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畱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三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眾冤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尙



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  
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爲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  
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  
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  
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  
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  
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  
餘萬字象旣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  
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  
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  
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  
尙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  
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  
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  
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  
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  
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  
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



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  
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  
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  
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  
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  
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  
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  
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  
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  
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舉孝

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  
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  
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  
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  
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  
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  
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  
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  
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避



近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  
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  
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基致祠

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  
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  
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  
若見能不巳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  
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  
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  
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

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畱丁彊  
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  
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  
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  
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  
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人人盡被創賊得入  
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  
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  
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



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旣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彧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

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其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



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  
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  
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  
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  
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  
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尚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  
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  
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

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  
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  
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  
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  
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  
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  
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  
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  
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



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竝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

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賤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 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



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

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

滅時被書差于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宐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



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畱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畱者意定與儼

同心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畱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旣詐畱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旣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旣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



三國志 魏書 三  
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  
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  
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  
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  
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  
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  
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  
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

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  
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  
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  
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  
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  
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  
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畱  
爲征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  
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  
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



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

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

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

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

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

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

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

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

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

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



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承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尙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尙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  
 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  
 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  
 藜苳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  
 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之  
 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  
 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  
 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  
 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

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

文章敍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  
 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  
 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  
 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  
 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  
 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  
 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  
 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少子頽字逸民襲封 荀綽冀州記曰頽為人弘



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 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願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願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願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 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

荀粲傳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 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少與瑯琊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邵為



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  
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  
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  
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 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旣游楚梁習趙儼  
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旣習儼潛四人自有  
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旣傳徐韓等  
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  
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  
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

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甲吉郭及故侍中鄭文  
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  
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逮  
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  
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  
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  
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  
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畱京師爲平陵  
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爲  
軍祭酒又爲魏尙書左僕射及文帝卽位拜諫議



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  
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  
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  
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  
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  
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  
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  
誠於人故於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  
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  
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

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  
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  
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邱明服矣幹曰直故吏  
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勃海  
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  
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  
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閔潦不得去乃以  
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  
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  
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



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  
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  
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杖柱難  
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尙書郎  
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  
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尙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  
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  
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  
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

守明帝時爲尙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  
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  
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  
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  
名臣之流 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  
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  
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  
陽爲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  
爲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爲魏令遷襄城



三國志 魏書三十三  
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已母爲通度也 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爲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巖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

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魏書

國志二十三

庚申三月初十日游上方山宿兜律寺翌日諸公往探雲

水洞余獨寺中按得此卷時山雨霏微嵐翠落華

硯間怡然自適視諸公搜竒選勝之樂未易較短

魏書也十三 沈林

三國志二十三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

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爲言

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

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

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

請其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



三國志 魏書  
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  
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  
太祖平荆州辟爲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  
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爲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  
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  
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  
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  
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  
未備而宗廟主祏音石

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

### 主石室者

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  
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  
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  
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  
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  
服葬爲土藏諡曰恭侯

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  
儉儉則節之以禮厯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  
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



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  
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  
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  
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  
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  
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  
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旣登三事望獲毗輔之  
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箦以禮晏嬰  
尙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  
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

所闕特賜溫明秘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  
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爲  
野王令有稱績爲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爲新  
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  
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 晉諸公贊曰自暨  
以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尙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  
職惠帝踐阼爲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  
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爲嗣弱冠  
爲秘書監侍中性騎佚而才出眾壽少子蔚亦有



器望並爲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  
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縣長貧無車馬單  
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  
陟以林對於是擢爲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  
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尙書出爲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  
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  
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  
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宜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

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宜當相累邪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  
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 魏名臣奏  
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  
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  
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  
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  
良固果而有謀厯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  
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



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  
爲効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僞以  
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  
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  
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  
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  
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  
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  
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  
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

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父平北將軍司徒安豐  
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父之  
子

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  
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尙書令以  
崔林非尙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  
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  
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  
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



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  
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  
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  
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  
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  
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  
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  
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臯陶  
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

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  
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  
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  
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  
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  
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  
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  
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  
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  
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



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

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祭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



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眞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尙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畱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

陳畱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卽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



三國志 卷之三  
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畱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畱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畱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

君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 案陳畱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尙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



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  
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  
當獄無畱滯辟爲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  
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  
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  
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  
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  
反魏國初建爲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

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前流四  
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  
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  
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  
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  
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  
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  
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  
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



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

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



並以元勳代作心膺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  
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  
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  
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  
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  
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  
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  
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

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  
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  
雄戰虎爭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  
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  
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  
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  
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  
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  
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  
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中公學



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敬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

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一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



三國志 魏書  
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  
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  
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  
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  
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  
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  
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  
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  
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

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  
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  
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  
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  
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  
圜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  
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  
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



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狗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魚喙可屈膝於象魏矣何

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杖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有不忍之刑以遂拏戮之罰亦猶瀆盟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獨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



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  
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爲失也 臣松之  
以爲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爲虛唱大言而  
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魍魅之象  
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  
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爲非矣柔  
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  
開張遠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  
防爲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  
者生死也晃之爲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

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旣繁事須判決空論  
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爲迂闊亦已甚矣  
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旣已  
大有所誣且自古以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  
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  
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  
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  
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爲  
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  
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



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旣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



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

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



卽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卽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卽眞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尙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

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徒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尙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



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畱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兵州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袍鼓奮不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

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



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槌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

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眾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眾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懂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



又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勵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尙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

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尙書



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育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葬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

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一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二十四

同日午刻視却雨蒼在寺齋僧後校此卷

魏書二十四

三國志二十四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魏書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

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  
及袁尙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尙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  
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  
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  
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  
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



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

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

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

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



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滂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

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唯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岷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



爲郤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  
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  
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  
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  
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  
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臣松之以爲  
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毗欲引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  
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莫  
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

有此魏略旣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  
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  
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  
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  
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  
意而每屈於毗

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  
內太守



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旣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

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



三國志 魏書三  
獲於義遠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  
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  
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  
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  
日見鍾會之出吾爲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  
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  
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  
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  
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  
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

秦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會趙昂偉章俱發名  
偉章次曾與阜俱爲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  
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  
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  
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  
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  
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



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畱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忝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

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厯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獻歛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敍母慨然救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敍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厯城得敍母敍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示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

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敍之母勸敍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敍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敍爲撫夷將軍擁兵屯厯敍姑子楊阜故



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  
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寔歸西因過至厯候敘  
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  
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  
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  
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  
以餘年累汝也因敕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使語  
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  
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  
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

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厯厯  
中見超往以爲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  
厯無備及超入厯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  
卽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  
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案謚稱阜爲  
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爲不  
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  
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畱異在西會  
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  
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



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黻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搯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着布鞬佐昂守備又悉

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爲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勲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譙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諸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



三國志 魏書 三  
深感之以爲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  
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  
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  
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  
爲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  
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  
異復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  
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  
奇異輒參焉

太祖征漢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

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  
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  
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  
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  
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  
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  
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  
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  
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  
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



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  
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  
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繡褶被縹綾半裛  
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  
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  
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  
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  
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  
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  
聞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

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  
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  
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  
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赤泯滅近  
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  
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  
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  
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  
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  
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



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白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時雍邱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閼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



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敢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土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

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



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已爲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

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鴛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



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

爲丞相軍議掾後爲厯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過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祿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畱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厯不及天時因吏推步茲望朔



三國志 魏書 卷三十三  
晦爲太和厯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  
使隆與尙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  
祿是太史隆故據舊厯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  
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  
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  
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又  
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洽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  
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

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農之休也是  
日帝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  
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  
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隕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  
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  
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  
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  
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所禳之義乎



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鑿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畱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

宗高宗之所以亨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脩類應行精祿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觀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葦蒲瘞木本

嘉必生此地一作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三  
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  
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  
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  
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  
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  
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  
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  
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  
戊武丁觀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  
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

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  
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  
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  
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  
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  
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  
居室爲後今園邱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  
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  
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  
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  
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於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  
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  
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  
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棼章灼始起於房心犯  
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  
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  
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  
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

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  
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  
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  
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  
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散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  
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  
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尙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  
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  
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  
治尙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



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茶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

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三國志 魏書 三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

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



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

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



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夫府掌九職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

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欸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



三國志 魏書 三  
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穠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

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對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



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俸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謇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

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厯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



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厯縣令

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

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

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茶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厭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醜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濟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



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珉珉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

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父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厯盛衰内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畱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



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  
者歟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三月十六日晨起校於藏園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